方山薛先生全集

方山薛先生全集卷二十

序

顧懷東壽序

懷東顧公今年七十壽矣八月望日寔維誕辰其季子太學生可與先期詣薛子問所以壽公者薛子曰公之壽固公之所自致而天之所特厚者也余何能爲公壽哉雖然余嘗涉獵載籍上下古今人曰耆曰老曰耄曰期者夫豈可以一二數哉然生無益於時没無聞於後亦奚以壽爲也其或有益於時矣有聞於後矣襲取於外而中實無所自得則雖功業徧天

下及後世要之為人者重而自為者輕以道眼觀之亦浮雲過太虛耳雖永年長世而此心未嘗一日快慊壽奚益哉仲尼竊比老彭孟軻羞比管晏蓋為此也懷東公壯歲為諫官犯顏抗論廷杖流徙直聲動天下晚年起廢應召敭歷兩京晉卿大僚隨在振刷政事一新使稍延時日即三公大九卿可立致也公乃屢疏乞歸浩然長往不俟朝夕朝中士大夫凡知所去就者無不嘖嘖稱歎而一時能言之士又皆作為詩歌若文以頌之而極其誇詡故今鄉之士人謂此皆足以稱公壽矣余則謂攀檻引裾避寵辭榮古

人往往有之而公之所以爲壽者固不專在是也公初讀書講藝遂於文學旣而居介石書院泝濂洛之淵源以上窺洙泗其所深造自得而獨樂以頤神有難以語人者唯是公之壽未可以行事遭遇之跡而涯涘之也余嘗觀圖經稱扶桑若木生于海之東西上栖九日下覆八蜒謂元氣寔栽培之也此猶似涉於荒唐之說及歷中部登橋山覽軒轅之栢高可數百丈圍可數十尺經今四千三百餘年而枝葉扶疎上摩高空根株盤據下亘厚地雖欲棟明堂梁清廟者操斧斤而過於其前自弗忍剪且伐也其壽且孶

盖所托於天者然也國家之用舍曷論哉公之壽無
乃亦猶是也乎夫木之壽由於元氣之栽培而吾人
之壽由於學問之灌溉學問之功至則見大而心泰
心泰則無不適而元氣之在我者生生而不窮矣是
則公之謂也有弗壽哉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作
抑戒之詩使人日箴儆於前盖亦知此道者也知是
而後可以知公之壽矣

蔡司訓壽序

永年東林蔡公余甞聞之而未及一見前年其子春
臺先生以戶部郎中出守蘇州蘇故三吴衝繁地俗

尚奢靡而浮華鮮實葢自言游之學既遠而范希文胡翼之之教亦已久湮唯韋應物白居易詞賦之風猶有存者人情喜娛樂而憚檢束故其風流所漸遂至於此中間雖不無一二卓立之士起於其間而勢重難反亦任其趨而已既而春臺先生至以儉勤率民以理學廸士實心實政以身範物而不爲聲音笑貌之虛文不期年而蘇之習俗頓易余嘗一至其郡見其膠庠里塾之子弟布素而業詩書郊野畝畝之農夫蓑笠以秉耒耜百工不作奇技滛巧商賈不販錦文珠玉余竊嘆曰觀今日之蘇州孰謂移風易俗

之難哉漢史所稱文翁之蜀吳公之洛陽龔王之渤海潁川諒即此之謂矣甫及三年先生思親久不相見而歸去之念勃不可遏遂投劾竟去於是蘇之士民如赤子之戀慈母攀號追慕者凡二年而吏部以聞遂起先生于家仍守蘇州便道訪余山中余迎謂曰昔寇恂復守河内張詠復知益州前史侈以爲美洪武初魏觀知蘇州已擢四川叅政當時以蘇州大郡非觀不可尋命復任茲於先生乃再見焉蓋我朝二百年來之盛事也先生曰有是哉誠吾之所當盡致力也無庸論已但老父平生力學稍圖自效故

不受封而分教於河南之輝縣今年六十有一矣君其爲我壽之余謂東林公其眞有志之士也不以子貴而忘素抱不以崇封而卑小官其所見葢加於人數等而平生所學其不安於凡近者葢可識矣家庭之所漸涵教誨之所濡染宜乎先生今日之造詣非尋常徒事口耳者可擬議也大中之有伯淳韋軒之有元晦西山之有仲默其來非一日矣詎謂靈芝之無根醴泉無源也哉元化斡旋一氣攸屬固自然之理也化不可窮氣無止息東林公之壽葢與道脉相爲流通矣可量也哉先生試以吾言達之當必莞然而

自信矣

記

友士軒記

薛子宰浙慈谿之又明年爲嘉靖丁酉病火再疏請學職甦得江西九江教授至則學廨蕪圮即小學居焉逾年戊戌春三月僚友諸生議於明倫堂西偏築軒三楹以居効材呈工不閱于有司甫越月落成諸生問名焉薛子題曰友士因爲言曰維兹江州縈三湖帶九江匡廬聳峙與衡霍並稱人文洊臻著自古昔迨宋熙寧間濂溪周先生倡明理學以興起斯文

及罷知南康軍築室于茲以老余在江東蚤勸向往
以靈秀蓄發風流所漸必有耆儒宿學忠信材德瑰
瑋卓犖之士生其間冀其一寓游以藉觀法庶幾鄒孟
氏友一鄉友一國以及天下以進古人之意乃今來
與爾二三子游余寔不遠所望於爾二三子者尤不
啻如爾二三子之望於余也其自今爾二三子往來
斯軒尚各懋厥修以務復其本心以匡翼余存誠去
偽勸善規惡正倫厚俗明經藝文日刮月摩無怠無
晝期尚友千古庶藏修游息類皆實地而麗澤相觀
斯軒於余不爲無助矣不然則昔人之築於茲者若

齊雲紫煙之閣琵琶浸月之亭一時豈不稱勝自今觀之果何益哉軒雖朴陋將不有同於是也乎吾儕願相懋哉是役也諸生某某寔董之更有勞焉因併書以刻諸石作友士軒記

觀易臺記

薛子署白鹿洞書院日盤桓於五老峰下樂其奇勝自謂與僻性相宜但好事者時或至止亦未免接應欵答諸生中好靜者稍以為言於是講習之暇相從游覽遜訪窮探踰年幾徧匡廬諸勝矣一日偃息於東林寺中僧弘演出廬山志視之且指說往跡遺事

余謂之曰此皆吾所知亦古今人所共游也茲山鎮壓九江南康盤據三百餘里其幽崖絶壑不可勝計必有人跡所罕至者汝尚爲我言之僧遲疑踰時謂此中有人相約勿洩然業已露矣翊日僧遂引余出寺東稍南折踰澗水入山坡僻仄陡峻不容竹兜余乃攝衣徒步攀崖緣澗登陟窈窕紆廻灌莽無慮數十重始於香爐峰之陰長松修竹中得紫雲菴而棲息焉菴有禪僧獨趺坐榻中始若弗懌既亦相解余遂樂而留之菴之東有巨石如砥縱横約三丈餘余終日坐於其上恍若有悟時閩遵巖王子以叅議分

守是方聞之亦徒步過訪遂屬有司爲余築室三間題曰觀易臺云余時倦於支離行不披冊或進而問曰吾見先生之居於是也終日頹然爾矣觀易之義將無貟乎余顧謂諸生曰夫夫也謂易爲眞有畫也謂易爲眞有卦爻彖象也二三子不觀乎日月之往來草木之榮悴雲物之卷舒游塵之聚散俯仰只尺變態倏忽上下六合消息萬狀無在而非易也無時而非易也吾之觀易也觀是焉爾矣諸生聞吾之言若有契焉遂請書以爲記時嘉靖戊戌秋九月既望也

祠堂壁記

我薛當洪武初高祖祥伯府君自後圻遷茲余巷至我先考功府君殆四世矣世業就衰室廬圮廢歲時祀先悉從簡率我先考功嘗自歎曰傷哉貧也無以爲禮嘉靖癸卯應旂爲南考功主事秩滿奏績還自京師節縮俸餘遂於居第之東南卜築茲堂奔走因仍未遂修舉丁未秋先考功背棄既葬立主乃參酌程朱之議奉高祖以下神主次第列龕以虔祀事庶幾協義申情但應旂次非宗子而合宗收族之法則猶不敢犯分以明禮也嗚呼必宗法行而後祀禮斯

明備矣今宗子沉淪罔克丕渙倘賴前休嗣有振起
再嘗詳議姑刻石壁間記之以俟

大觀草堂記

夫人孰不有所觀哉而自私者恒蔽之也夫人之觀亦曷嘗有小大哉而自蔽者恒滯之也蓋觀不在物而在我以我觀物則萬物皆備於我矣觀不在目而在心以心宰目則百體皆令於心矣故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通則無所不觀觀斯大矣病則有所不通觀斯小矣然則心也者其觀之所由以大小乎彼自私而蔽且滯者固不足與語此其或

有志在立德而矯俗欺世以爲賢志在立功而簿書期會以爲能志在立言而詞章訓詁以爲才問其名則是究其實則非者皆其志不早辨而卒墮於自私之歸者也吾見其擾擾焉爾役役焉爾將何觀邪又何望其觀之大邪噫此大觀之所以不易言也西磐張公早歲即有志於聖賢之學旣魁三晉舉進士爲縣令爲諫官爲京兆爲御史中丞爲大司空爲南大宰盖其敭歷中外者垂五十年於茲矣中間當大事建大節臨大變斷大惑以一身鎮天下而天下與之以一言率天下而天下從之盤錯紛結不能紊黯闇

汙濁不能加得喪利害不能動權貴威武不能撓非以所觀之大而能若是乎唯其所觀者大故能超乎萬物宰乎衆動而已不與已不與而天下之能事畢矣蓋公平生所學唯務反身切實以爲功而眞積力久自有得於寒暑晝夜動靜消長常變順逆進退存亡之道故其爲觀者如此而扁其亭曰大觀始若以之自易而終寔有自得之意也豈漫爲游息云爾哉夫公生太原寔漢太史遷所生龍門之域昔人謂遷南浮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齊魯之都過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筰昆明還于河洛

能盡天下之大觀故其爲文雄深奇偉卓絶踔越而後有作者莫能及焉余則以爲遷勤於足跡之餘博於觀覽之末僅發於文辭而無得於理道唯是史記一書甚多踈略牴牾葢由其所歷者雖廣而得於目者皆形色貌象煨燼糟粕其所觀者小也孰若公之居於斯堂也不離於几席之上而觀於寰海之内外今古之往來悠然而默會超然而自得哉雖然是觀也公自得之亦自知之非夫人之所能言也余未登斯堂而侍公有日因公屬記故擬議以復而非敢爲侫也登斯堂而親炙公者當自有以信余之言矣

代京畿道題名記

御史以監察爲職以浙江等十三道爲署出入中外凡以肅賓貞度其任則既重矣京畿道則又在十三道之右爲特置焉說者謂始以僉都御史領之既而易以年深御史然稽其沿革不見於會典唯今兩京畿道印信内一係洪熈元年所造則是爲御史所署其來已久豈僉都御史之設乃洪武永樂中擬議時事而御史乃後來之定制歟是皆不可考矣嘉靖丙午今光祿少卿王君某嘗以御史視道事値署舍爲淋雨所圮乃修之以復其舊因思文獻無徵而前之

涖茲道者姓名且不具存於是即其所可考見者將扁之于署以請記于余旣而党君某以御史踵至遂勒石題名以申前請余惟我　國家建立諸司各有職掌其條理非不森然備具粲然詳明但政務文案日繁月靡叢委山積而胥史或乘之以生弊端開利孔亦其勢然也故律嚴照刷之條重隱漏之罰而每省必以御史蒞之若是道之設則又居京師重地而六卿五府暨百司庶正之文案咸聽照刷所以行移體式視諸道有加蓋隆其任俾得以行其事也夫何習見者視以爲常而奉行者旋不如舊迭刷者或呈

其一而遺其二照刷者或詳于細而略于大而當時建署設官之良法美意其不爲彌文故事者幾希矣前此姓名之日就湮滅又何怪哉今二君乃能興廢舉墜旁搜前人列之貞石此豈以誇重委後美觀乎亦唯循名可以責實鑒往可以詔來庶幾相與以有成耳昔柳公綽誅舞文以存法歐陽永叔治官書以求生古人之於文案其用心類如此今登茲石者豈無若人哉有若人焉而不傳後將何法非其人焉而遂泯後將何戒此二君所以必題其名者蓋眞與人爲善之心協恭體國之念固無所不用其至焉矣翔

於職事肯徒文具以塞責乎此吾所以樂記之而且以為後之君子告也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夫刑者先王不得已之制也先王欲與天下相安於無事而人生有欲物羣則爭是故教以三物坊以五禮而天下猶弗率焉於是制辟定令以齊之懼其或犯也必縣諸象魏狥諸道路而俾之知避懼其或濫也必求臯陶伯夷其人以任之而俾之折中嗚呼此其情豈得已哉夫何先王之道寖微而文墨之吏旋作巧法比況亂獄滋豐而天下始愁怨矣我　國家

篤厚民生嚴飭慎恤兩京則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十三省則各設按察司每府則各設推官中外相維可否有辟無非所以求刑之中也然是諸法官職有崇卑而惟推官為又次焉是諸法官責均理刑而惟推官為獨詳焉夫責詳則怠忽或生職次則逢迎易起且獄詞之成多自下以達上由外以至中也一失其平將誰與理矧吾常為畿輔之郡而按察無專設之司監司詳刑惟推官是聽盖其責不獨詳且又專矣是故得其人則一方之刑平不得其人則一方之民冤此其所繫不尤重且大哉嘉靖丙午嵊裘君仕

濂以名進士出推茲郡恕以求情嚴以執法凡三年
刑清民服部使者屢以名聞下詔徵入先是君嘗語
余以諸郡理刑之署類有題名以別賢否示法戒唯
常獨無猶為缺典遂攷之郡志詢諸故老自洪武迄
今得杜公循而下凡若干人將次其名籍以勒諸石
虛其左方以俟來者至是武進楊侯巍成其事而致
君屬文之意嗚呼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諸公往
矣而其名之登于茲石其行事之著於當時者則固
昭然在人耳目也覩茲石者必將指之曰某也賢某
也否某也可法某也可戒寧不惕然有動於中乎嗣

是諸君子尚有不爲賢不爲可法者乎此寔求君與人爲善之公心爲民造福之至意而楊侯又克成之也是故爲之記

蓮塘書屋記

蓮塘書屋者故夔州東鄉令蓮塘吳公所築也其孫德輝君家食時寔居以修業及服官江右乃謂余曰蓮其有徵矣乎維我先世世居祁門之蓮塘塘故有蓮既積莽流壤堙爲汙池者凡若干年成化乙酉蓮乃盛華先大父遂舉于鄉因屋其上扁以令名且曰後世必有徵斯蓮者迨嘉靖甲午余亦舉于鄉明年

乙未第進士斯固吾祖之遺而蓮之徵也願請一言以記之余乃爲言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福祥之兆固造物所司而善則慶信則順庶徵感應之機則寔存乎人而有不可誣者是故孝道至則蓮蒲出繼嗣平則賓連生曆紀次則蓂莢秀賢否序則平露榮養耆老則芝草茂政升平則木連理斯皆草木之祥而致之各有自焉者蓮塘之蓮其勿類是也乎吾於是益信夫吳之世德與君之所以賢也不然則榮悴開落固其常耳又何徵哉昔濂溪周子愛蓮而著其說謂其出淤泥而不染命爲君子之華夫固有所取爾

也蓮塘公吾不及見吾獨覯德輝君筮仕宜春再調南昌繁冗風塵中灑然不為所汩没則其平生所自樹以守乃祖之遺以光先世之緒而徵之蓮者非徒以榮貴焉爾也自兹以往將益懋行業則書屋之築又豈特與三槐堂並傳而已哉

晉齋記

無錫華師魯以晉顏其齋謂其先大夫職方君寔命之廼屬薛子記其事薛子曰記者識也以識不忘也師魯其將識其先君子命齋之意乎抑亦以晉之為義尚有當紬繹而默識之者乎夫記晉者莫詳於易

易晉者進也爲卦坤下離上蓋日出於地進而益明之象也理無停幾學無止法君子自昭明德不日進則日退固不容于少息矣雖然知進而不知退君子不謂之晉也故摧如愁如以貞而吉晉如鼫鼠雖貞而厲審是而進則失得勿恤而進退存亡可以不失其正晉之爲義始得而聖學其幾矣職方命子之意無乃猶是也乎師魯篤信好古銳於進修長日齋居其必以余言爲然而思貽令名矣余少與職方君同游學而師魯之請又殷也於是爲之記

南牕記

婺源汪子儀從余游既歸踰年與其兄子雲偕來歲暮復告歸乃合辭曰吾家君治生樂善築精舍以居闢南牕以自適人因題爲南牕居士願請一言以記其義余曰茲義也何容言哉南牕君當自得之耳夫牕牖也戶之有牖以通明也南則於位爲離於時爲夏易曰明兩作離爾雅曰夏爲朱明夫固皆明之義也天之生人其心本明人唯自失其本明之體而邪暗塞焉則不惟功名富貴聲色臭味爲足以汨沒沉溺雖苦心積慮讀書窮理亦皆爲障蔽矣是故曰明命曰明德曰明善聖賢所以喫緊爲人反覆言之而

不已也而君以南牕自適豈將琴罇圖史之玩哉豈徒盤盂几杖之警哉優而游之使自得之可以見顧諟之義焉可以見克明之義焉可以見致知之義焉其於古聖賢之學亦將自是其幾矣由是而之焉則日月之往來雲霞之聚散鳶魚之飛躍草木之榮悴凡南牕之所見者皆其活潑之光景也昔人所謂八牕玲瓏者亦將於是乎在而明之時義大矣又何方所之拘哉子歸試以吾言質之而君其然乎其不然乎其必有所自得矣二子其記之以歸

擒虎記

東臺令侯守吾常之明年政平化洽四境乂安唯夫椒之野有虎弗靖父老胥造于庭以告侯曰明府下車威惠並著羣生咸遂則既受賜矣獨吾鄉僻在湖山虎尚為暴晨夜罔敢出入林麓不便樵蘇遠近震駭搏者退避唯侯神明其謂斯何侯卽慨然曰有是哉吾在此而虎毒吾民是抗吾也昔韓昌黎因鱷魚出沒瘴海尚欲操强弓毒矢與之從事而況茲虎在名山沃野獨能為吾侮乎於是下令虞人往卽虎所虎乃怒吻迅形奮鬣爍目人立而號聲震山谷草木偃仆若將向而前者虞人叱之曰吾奉太守命來若

敢當我敢當太守乎虎於是垂首喪氣斂尾入羅遂縛之以歸獻于侯所侯值有事舟行㡳之横槊飲勞賞功歡呼載道余適過焉相率觀之雖僵仆偃伏而雄軀偉幹鉤爪森牙猶凛然有咆哮之象也維時别駕霍會二君咸在舟次謂余不可無紀余惟宋尚書守九江劉光禄守弘農而虎為渡去史氏後為盛事然莫非王土莫非吾民渡河出疆能保其無貽害於彼一方也哉孰與佘侯搏而殺之若叔敖之斬蛇管輅之斷狐永除民患不尤快乎不然吾恐太山之則縱無苛政而婦人之哭且將有所不免矣雖然幽壑

陰崖鬼魅生焉汙池莽澤蛇虺窟焉唯侯之心事光明洞達如日自天青侯之政事平易正直如春温秋肅此其所以妖踪猛跡自不能容而平康之福斯民其永有賴乎是故爲之記

記

建昌縣學門記

建昌學故有門嘉靖辛卯火已亥徐君九臯爲令陳君嘉賓主教事乃議復建門成舜澤蘇公祐以督學至題其楣曰廣大高明示嚮往也屬薛子記之薛子曰夫門也者文從二戶也乾坤之謂象闔闢之謂變出入之謂用閑納之謂義往來不窮之謂通是故古者王居有臯雉庫應路諸侯有庫雉路豈直表會云哉夫葢有取爾也矧學以羣士爲民率先固將導之

趨以遵王路以入幽微以追古昔先王不得其門堂
室曷從哉嘅自周衰仲尼沒七十子喪微言大義湮
晦厖雜正路榛蕪競立門戶不特楊墨莊列申韓商
李之說塗爛生民為天下病其諸服習詩書名為誦
法孔子者率各飾虛尚口衆玄談空聚徒成黨煦嫗
濡沫以相巧僞風滋俗流迨今為甚謂非多門啓之
邪乃爾建昌諸士出入是門其尚思良師儒良有司
興廢修復敦文徵獻至意務求廣大高明之道以底
精微中庸之極不墮偏曲不淆私邪眞實踐履用事
口耳則剛柔緩急昏明強弱皆入門而同歸矣君但

飾標幟以相高開戶牖以立異其於是門將無負矣乎是役也門之西建石闌若干丈中修號舍膳堂若干楹後復築萬松亭以備游息皆由蘇公以正學風之於上徐君政通人和陳君藝文闡道故民樂成之若訓導某某丞尉某某胥協贊焉咸可記也併刻諸石

石埭縣新遷儒學記

天下之治忽在人才人才之盛衰在學校今學校徧天下而教養科貢咸有規制至論人才盛衰之故與學校之養士而士之所以自養者則猶若溺於習聞

屢見而切近精實之理則或漫焉而未之究也雖然豈難知哉仲尼歎才難而稱虞周之盛及攷其數則唯五人九人焉爾矣然則其所謂建官維百與夫三百六十屬云者亦或未免於具臣充位而其所以爲盛衰者曷嘗在於多寡間耶石埭爲池州屬邑舊有學在邑之南正德間溪水漲決日就傾圮科第鮮少甫三十年嘉靖乙未邑令鍊炫覽邑相攸得崇壽寺址議將改建甫卽工而炫去迄無就緒歲丁酉楚蘄馮君以侍御史督學南畿莅池陽以埭學詢諸生遂申命有司以終前業邑令何怡徐之麟先後副君之

命且闢地以廣其址於是殿廡堂齋門亭祠閣牲庖燕射臺池館舍圖書器用諸所有事靡不次第肇新某年月日厥工告成於是諸士之業於學者樂育振奮科第接踵邑之士人咸謂學有徵矣先是馮君以養痾歸乃令奉命再至邑令黃鎣訓導焉光浙以學未有記告諸君君命諸生蘇禎李璧詣薛子請記薛子嘗與聞教事不敢辭避乃爲文以諭諸士曰古者王宮國都以及州閭族黨莫不有學士生其時自幼至長未嘗一日離於學而其所以爲學者始於離經辨志終於强立不反其間有詩書六藝之文有絃歌

洗爵俯仰升降之節有祭祀鄉射賓興養老之儀有進材論獄出兵受成之法而其大要則務使人各復其性而正其身雖有剛柔緩急昏明厚薄之異皆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之偏唯是不越乎一心之微而萬事萬物之理已具不越乎堂戸之間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已定及出而經世理物體國序民立均出度則隨所施爲無一不可投之以常變順逆而裕如臨之以禍福利害而不動蓋其素所學者然也迨去古逾遠先王之制盡壞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不免溺於文辭利祿之習而其矜以爲能誇以爲榮

鮮不以發策決科爲事而聰明朴茂之質日就澆漓其於聖賢之道率視以爲迂而言論不及間有及之者則又緣飾文奸作僞欺世而非明德親民之實學矣何怪乎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也哉乃茲埭學之遷督學君倡導於上邑令學官後先相成於下凡以不安於陋也爾多士藏修游息於此又忍安於陋哉其必力去俗習務追古學舍舊而新是圖煥然爲斯學增光者要不專在決科之利矣夫地以人勝人以道勝鄒魯濂洛關閩亦九州一隅之地耳何獨勝於天下哉葢必有所由也且獨不觀今日東南諸

何倒

郡邑固有每舉不下數人者而西北之河津高陵其科第僅止什一乃獨隱然爲天下重嗚呼茲不可以觀邪馮君名天馭字應房學者稱爲午山先生經道緯文軌儀憲極蓋名督學也某故於斯學之記願以就正而因以進埭之多士焉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夫道之不明也匪直知愚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明也夫道之不行也匪直賢不肖者之爲之也凡以教學之不行也故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夫教與學豈易言哉盛衰存乎時廢興存乎人而其所以爲

教所以爲學者則存乎夫人之心而無間可息固不以盛衰廢興而有加損也是故嚮趄之機神會之妙特患無以倡之耳誠一倡之則教學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教學旣明且行而斯道其有不明不行者幾希矣吾常爲東南著郡而學校之設其可攷見者自唐歷于勝國毀復不常迨至于今承平旣久怠弛相仍崇觀廣址寖圮以沒亦勢然也數十年來郡大夫率議修復而竟不果嘉靖乙巳文水郭侯廷晃以名御史出守茲郡敦本尚實先勞不倦每至學輒進諸士論道藝文因以修復爲己任越三年政成人和

請諸巡撫都御史吉水周公延督學御史南昌胡公
植巡按御史欒城陳公九德各允其議出贖金二百
有奇聚材鳩工凡殿宇堂廡齋閣庖舍咸爲修葺更
築龍岡高若干丈周圍若干丈濬玄武河廣若干丈
深若干丈長若干丈而址之侵于民者自是旋復經
始于是年某月日明年己酉某月日告成民不煩而
事集於是郭侯乃進師生而申告之曰玆役也按其
基圖正其流峙緝其堂室新其冊至是有司者之修
學也而曰師曰弟子之修學則豈是之謂哉今之爲
師者嚴其章程時其升散稽其課試別其勸懲亦自

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今之爲弟子者貫穿墳典沉酣丘索兼綜經史汎濫子集亦自以爲能修其學矣而學之所以修則必有進於是者也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之所以爲聖者此心也賢之所以爲賢者此心也吾人之學正以學爲聖賢也聖賢之學仁以爲宅義以爲路禮以爲坊忠信以固其基廉耻以嚴其衛英華以潤其飾皆取足於吾之一心而不假於攻木攻金設色刮摩搏埴之工其爲力則易其用功則簡而其所成就者則高明光大可以安身可以立命可以居人可以覆

物可以軿幪乎天下可以垂蔭乎無窮以是之學而各底厥修則吾有司今日之舉茲學今日之修其所繫不亦重且大乎不然而但如前所云則雖危科膴仕羣起繼興亦故事而已矣何爲也哉聽者咸鼓動興起期洗俗學之陋維時督學胡公方以本原之學爲東南倡聞之喟然曰教學之明且行也其在是乎吾道之明且行也其有幾乎謂析嘗游於斯學因屬郭侯以記文見委值進士徐君鵠爲教諭詣余問焉余追惟曩昔與吾黨諸賢相講習切劘於茲而恒自苦於道之未聞也乃今獲覩教學之盛方爲斯道幸

而願竊自淑焉爾何能爲言哉然又不敢辭也故次其修學之顛末與所聞於郡侯之告諸士而學臺之屬意於郡侯者以爲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平陽故有學傳稱肇置晉太康間其詳靡得而紀云迨宋元祐建于鳳凰山下立孔子廟紹興中稍南徙安洋旋復元祐舊址元人稍葺因仍未愜既我 明興率先學校規制始備景順成弘間有司時加修飭自是以還垂六十年漸以圮矣嘉靖丙午邑令高君鏞度材鳩工議將興修以擢御史去不果又四踰年

庚戌令張令仲孝至遂踵其志簡徒程工戒期卽事辨方正位而址之侵于民者悉復其故於是廟廡祠亭堂齋門廬庖庫廩爨衙宇舍圍環池繚垣次第振舉經始于辛亥四月某日落成于某月日攬秀擄勝含英毓靈向背幽顯巨細咸稱而整雅周密寔視昔有加令乃暨教諭黃以賢訓導某某率諸生請余爲文以紀其事余乃進厥官屬師生而告之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何爲也哉寔以惇性厚倫敷化而善治也世降俗末漸失古意迨科舉制興抑又甚焉雖學士大夫且視科第多寡以爲學校盛衰而況於

其他乎余歷兩浙每至學宮見堂楣軒揭以示諸生者多輒相及第名氏而人品學術咸置勿論斯其習聞而景效者可知已不知古人設學之意曾若是云云而已哉誠若是也仲尼子輿之徒罔及巍科膴仕反若出其下矣今平陽溫屬邑也溫爲古永嘉郡永嘉之學自王景山氏倡之其端倪已可槩見旣二程子以孔孟之學鳴于河洛於是永嘉之士若周恭叔鮑商霖許少伊戴明仲與夫劉元承伯仲諸君子皆不遠數千里從游於其門而親承指授及有得而歸則又以其學淑諸鄉人唯時若蔣元中陳君舉王龜

齡戴少望葉正則陳器之湯逵可之屬咸相與講明
演繹而正學日熾以昌永嘉於是與鄒魯並稱而淵
源堂室至今具在非若學宮之椽桷榱題汙鏝茨葢
閱歲滋久而腐壞也夫椽桷榱題汙鏝茨葢其有腐
壞且可撤剔而新之乃若是邦先進之學則渾然全
具於吾人之心而千載一日人皆可修可復固不假
於計工程力役衆集勞而廓如奐如可以栟櫖而容
與也由是而出則以其所學而行之天下由是而處
則以其所學而明諸後世將無施而不可矣苟徒知
修斯學而不知修斯學則廟寢巍峩其何以妥古昔

聖賢之靈輪奐赫奕其何以善吾身心之居乎雖倫魁輩出公孤繼興謂爲富貴則有之將以稱於天下後世曰學者則未也余不佞樂茲廟學之成而重有感焉顧相與楙之無令邑之人指斯學但爲干進徼榮之地斯厚幸矣因書以爲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夫經者以經世也聖人作經以經世而世之人或遵焉或否焉夫是以道有汙隆世有升降而全才至治不獲常見於天下豈聖人繼往開來範圍曲成於此尚有遺慮邪凡以世之人不能尊尚經術者之過也

是故建學造士必制閣以尊經而淑世作人之機庶乎有在然而學者猶率多玩焉而弗之省也矧可缺而弗舉湮爲曠典檢稽觀法漫然無從乎維此舒城爲廬屬邑襟帶江淮掩映潛皖萃勝區也故有學宮諸制悉備唯尊經之閣久稽建立古燕高君節以御史出守廬之明年政成人和乃議舉墜於是舒之諸生以閣請因相地度材計工畫費達諸督學御史豫章胡君植允其議經始于嘉靖戊申七月至冬十一月遂告成事且謂當勒石以記胡君命廬學訓導曹昂涉大江而東問于薛子薛子曰斯督學公之教也

提調官之政也諸博士之責也二三子之業也其不敏何能爲言哉雖然嘗竊有聞焉仲尼曰入其國其教可知已其爲人也絜靜精微而不雜疏通知遠而不誣溫柔敦厚而不愚恭儉莊敬而不煩廣博易良而不奢屬辭比事而不亂是深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者也夫其所謂深者豈若後儒之皓首窮經呻吟佔畢訓詁辭章云爾哉是必有精旨存焉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也乃今閣以尊經天下學校之所同也尊經于經亦天下學者之所同也然知所以尊經而得其旨者或寡矣何也天下之理一也在

何釗

天則謂之命在人則謂之性性之主宰則謂之心發
動則謂之情運用則謂之才至其別倫分類因義著
名則又粲然殊稱有不可以一二指數者然合而言
之其究一也皆命於天而具於吾人之心者也自夫
人心蔽塞斯理晦冥聖人憂之於是著之話言書之
簡冊以訓天下以詔後世而六經於是乎作矣是豈
聖人之初意哉聖人者忘言其上也不得已而有言
其次也六經言也聖人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然其為
之也非有他也一吾心之理也特托經以為之記籍
耳學者誠能反躬自得不求經于經而求經于心涵

養而勿忘奉持而勿失則虛靈之中萬善貞一變化以遵吾心之易明適以尊吾心之書渢沫以尊吾心之詩會通以尊吾心之禮融暢以尊吾心之樂劑量以尊吾心之春秋而一身之四體百骸天下之萬事萬物可從而理矣苟爲不然而徒擬議於畫之奇耦文之古今體之經緯度之疏數音之上下例之常變追迹石渠虎觀之討論崇文集賢之編緝如彼漢宋故事則是其所尊者古人之糟粕也非經也雖若與叛經侮經者有間而均之爲褻經者也其不爲輪人之所笑者幾希矣惡在其爲尊經也哉胡君振鐸南

輔倡明本原之學以興起斯文爲巳任而賢有司又克贊成之吾邦二三子鼓舞樂育必將徑趨高峻矣余乃猶有言者蓋闡君之意以重爲二三子勗也他日録之士人有得於傳心之教以爲世名儒爲時鉅公則今日之舉不將永有徵乎是故記之以俟

重修三學射圃記

三學射圃者杭州仁和錢塘三學諸生習射之圃也洪武初三學各有射圃涉於瑣隘成化辛卯乃即開元宫廢址總建三學射圃督學者就以蒞政繼遷代偶閒屯田憲僚因以居之弘治戊午提學副使趙公

寬至遂議度圃之左右隙地左建提學書院右建是圃以專習射迤北仍築街通書院用便督率明年巳未落成竟以原圃讓爲屯田公署其事具趙公書院記中歲久是圃亦就蕪圮嘉靖辛亥余叨視學政屬有司葺之明年壬子八月秋試畢事始克經理至冬十二月訖工凡爲前堂前軒各三楹東西兩廡各五楹穿堂一楹後堂五楹廚屋三楹中外門各一座左右候舘各一楹在中門之外其諸弓矢决拾侯鵠旌旗極夾中容朴楅籌乏之鐘鼓琴瑟笙和簫塤磬席尊壺壘爵豆籩勺篚洗禁俎案豐觶之屬悉鼎新如制

癸丑春遂進師生習射值有石仆庭中盍前人礱而眞之者余因爲文勒之以紀其事俾植諸堂左應旂惟先王仰觀俯察以類物情而必爲弧矢以威天下其選士也匪直以鄉閭族黨書其德行而必校射於澤宮以行慶讓惟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靡不盡志於射斯其微義豈徒在於進退周旋儀文器數之間哉葢寔以陰陽並運迭用柔剛斯仁義成德而人道立矣不然將悖戾自用暴慢自賢不然將多文少實足恭而勞皆君子所弗爲也唯射則正內直外明乎節志比於禮樂而雍容揖遜之中固將發的以祈爵

而折衝禦侮之規亦於是乎在是讌畢而有山履
而有虎而盛德之所由觀也故曰射者男子之所有
事而君子之所貴也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
可以軍旅斯其爲教固會通以行禮者也吾夫子矍
相之射公罔之裘序點揚觶之語丁寧反覆意義具
在然而識其微者蓋鮮世變愈趨化湮教弛固宜視
此爲末務矣矧茲爲宋臨安故都山川清麗人物紛
華南渡君臣溺於般樂雖大閱燕射祗供游賞而文
采議論徒盛聲容厥後伯顏一入相顧披靡亦何怪
哉天厭元德我　祖肇興屬當偃武而射圃之設必

於文教之地圖式儀注須在有司昭示程法回視古昔先王志慮規爲後先一揆自是海內嚮風德行道藝各務本實相觀而善淪浹漸摩一時人才遂多卓立承平既久人情怠玩而長才秀民又率多以空文相勝流俗沿洄旋失初意惟　皇法　祖敦崇化原修明禮樂思得賢俊加意膠庠邇於督學之臣特詔所司不許濫推應旂不佞承乏兩浙自受　璽書以來日切兢懼誠願於爾有司學官弟子實心相與凡可以裨化理者不憚舉行故於省城首善之地是圃之修復自不容緩而按圖據經講明肄習以爲諸

郡倡者不得不汲汲也惟我同志其尚繹思仰體因禮以明義游藝以首德馴造於體志合一內外兩忘而相與有成庶其無負不然斯舉也豈不亦文具也與哉余茲重有懼焉矣謹記之以俟考成焉

鎮江府丹徒縣二學義田記

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而設官讀法攷勸糾戒至周大備唯時邦國都鄙州閭族黨咸受教令而其羞服匪頒之繫於學者則不經見豈其田以井授而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故俊秀皆得以自給而專致於學譽髦盈野宅俊滿朝唐虞以還周之人才

斯其最盛矣迨後田卒汙萊青衿挑達狂童游士散在寰區家各殊尚人自爲説先王之道不明不行仲尼憂之設教東魯弟子彌衆而伐木絶糧已且不免雖賢如顔季簞瓢屢空藜藿不厭自非上知學稼干祿又何怪哉至漢元成間謂孔子布衣且養徒三千遂增學官弟子不限員數卒以用度不給而罷彼謂三千人者聚食孔氏其見固妄至以天下之力而養士之需乃不能繼會謂處得其道而若是邪維兹鎮江寔江東首郡丹徒爲之附邑故各有學而田則未置唯是生徒日盛貧窶者或無以自給迺莆田林侯

守是邦之三年爲嘉靖癸卯政成化行民隱具恤置公田以省班坊之費寛常賦之徵鼓舞樂利者籍籍道路矣乃復因尚寳楊君紹芳所捐族人訟田一千二十四畝有奇計歳輸租若干分給兩學以爲常業請諸撫按諸公咸如其議時提學御史衡水楊君宣懼其久而無稽也謂當刻石以傳因屬言於薛子先之以冉徒令茅君坤申之以王生合節萬生木薛子遂次其事而書之曰憂道不憂貧斯謂君子無恒產而有恒心唯士能之學者受天地之中以生而誦法孔孟固當自興而無待於外者矧侯盡師帥之道隆

教養之法以至薪水膏火之資冠昏喪祭之費罔不爲二三子慮矣二三子有不觀感而益奮者乎夫士之於學也猶農人之於田也二三子果能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處可以善俗出可以長民則兹田之穫於學也不徒爲貧士之助爾也不然其殆有田而弗耕耕而弗種種而弗耨耨而弗穫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將不負侯今日之舉乎且吾聞侯清夷古淡切近精實每聽政之暇集二三子於海岳書院闡明體用之學他郡聞者莫不顒然嚮風而況親炙之者其忍負侯也哉

侯治行卓異陟明有日嗣至者固將踵侯之高義而繼承勿替筦鑰出納者亦自當慎乃攸司而無旁落下移之虞矣余又何言侯名華字廷彬學者稱為巽峰先生云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代座主陽峰先生作

南京故有提學察院在會同館東北偏每校諸生臨勿能容嘉靖丙戌前提學御史盧君煥得地於城南凡若干畝右立明道書院左建提學察院至是御史楊君宜至景哲追修徵文考獻乃以嘗提學南畿者姓名字籍凡若干人刻之碑置之廳左屬余記之余

惟天下之治亂人才爲之也人才之盛衰學術爲之
也學術之邪正將孰爲之哉汙隆升降寔唯司教化
者操之爾虞命司徒周官典樂愼選端方隆以師道
唯是紀綱作成小大咸造天下喁喁聿稱至治迨其
季猶且學校廢弛城隅挑闥而子衿作焉矧秦漢以
下類多駁雜詭異雖建學宮立博士而選授多不得
人則其人才學術之不古若又何怪邪昔程伯子言
于其君曰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醇人情未美士微
謙退鄉乏廉耻此蓋學校師儒無以風勸養勵之耳
嗚呼其信然哉維我　明興首建學校立師儒置弟

子員而提調之職唯責之守令後以化理無方作人寡效至正統中乃始有提學官之設授之　勑諭俾監察巡守者勿得侵越可謂專且重矣然諸藩以按察之佐爲之唯兩畿則命之侍御史其委任責成之意蓋又加焉景泰改元裁去天順七年乃復設之夫以是官而擬議罷復若不得已者豈非以師道所關至大而稱厥任者之難其人乎矧南畿爲我　祖與王重地聖化率先人文特盛爲是官于茲者其學行才望固極一時之選然又可以易易爲哉蓋善今者必鑒昔戒後者必懲往凡茲先後督學者姓名具列

俾夫人得以仰而師之指而議之可以風可以勸矣是碑之立豈其微邪憶明道嘗爲鄠爲晉城爲江寧上元不過一簿令耳尚能以興起斯文爲巳任所在民風士習率歸于正而道統之傳頼以不墜乃諸君受茲隆委殊命所乘所遇又非明道當時可比則其德業造就以匡翊世道者自當齊休等盛矣又孰有不可師而可議者哉余因楊君之請且有感於程氏之祠之相與爲鄰也故特著之以告來者

寧波正學祠記

夫學所以明道也道安從生哉人有此心心即是道

故曰道不遠人孔子道之宗也自十五志學以至于七十不知老之將至究其所自得則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其於七十子之徒獨稱顏子爲好學及語其所好何學則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嗚呼學之源流斷可識矣是故先孔子而聖者堯舜是也惟危惟微之論莫非以此心相授受後顏子而賢者孟子是也存良求放之喻莫非以此心相提攜豈大聖大賢皆邁簡便樂要約而惡博厭煩哉道之體本如是也秦漢晉唐上下千百餘年出沒于申韓老佛訓詁辭章之間而豪傑之士亦不免淪胥以溺於是正學失傳而

紛紛之論莫知所適從矣宋興百有餘年諸儒繼出而立言著論固皆足以爲聖門之羽翼至於直窺堂奥上遡本眞而獨得夫傳心之學者象山陸氏蓋不可誣也當時游其門者若慈谿楊敬仲鄞袁和叔定海沈叔晦奉化舒元質皆其高第弟子以道義相切磨而深有契夫陸氏之學此其所得豈可以泥常例論哉特以其師之學與晦菴朱氏入門路徑微有不同遂至往復論辨眞若忿爭雖其後會歸于一驩然相合而各得其本心則固有人所不及知者矣所以是朱非陸之說卒蔓延於天下後世而不可以一二

開導也楊袁沈舒之學得其宗夫孰從而知之夫天下之大千百年之遠得一人焉斯亦難者今以一明州之地萃兹四賢而久無專祀不得與婺之何王金許並列者無亦朱陸之故也乎有識者不能不爲之慨歎矣嘉靖辛亥舒氏之後以建祠請于部使者適余視學兩浙遂與寧波守成都孫君宏軾議合四公而祠祀焉因郎郡城鎮明菴廢址建正堂五楹左神庫右神廚各三楹外爲門楣三楹址横濶七丈四尺縱長五丈八尺周以磚垣經始於壬子某月日落成於某月日立主題四公之謚[illegible]安如禮夫朱陸之學

異同者衆然溺因襲之見而主先入之説者至今未盡決也噫是豈可以口舌爭也哉唯是祠成庚幾拜瞻者以心會心其將有啓發矣乎是舉也值海上有兵事倥偬卒獲告成事者君子可以觀守之學究本原而政先禮樂矣余故樂爲之記

二忠祠記

夫人並生於天地間渙然無統也而卒爲君臣上下尊卑貴賤以相服習雖常變順逆安危緩急生死利害交於前亦若一定而不可易者人孰不謂勢爲之也然勢可爲之於著而其持之於微者則寔有屹不

可核者存而宰制化原鼓舞羣動乃勢之所自出而輕重由之勢固無庸力焉而莫知爲之者也此豈可以他求哉求之固有之人心而已矣中心爲忠此固人心之固有者也然或怵於利害迷於取舍一旦喪其所固有而遺親後君從兹始矣然則人心之關於世道也顧不大哉是故睢陽之廟見者興嗟朱仙之祠聞者思奮是後人之崇祀先烈不惟追奬忠魂而寔以激發生人之固有爲扶掖世道之一大機括也維兹五木爲東南孔道當宋德祐初丞相文山文公因元人圍常州遣諸將將兵救援道多遁去唯尹公

王麻公士龍分哨進兵麻公戰于虞橋死之是時援
絕力竭尹公猶收殘卒五百與元兵戰茲五木相持
一夕手殺數十人被執不屈元人橫四鎗於其項死
之夫虞橋去五木不數里而成仁取義如二公者乃
皆捐軀於此且餘兵激於二公之死夜猶揮戈突戰
流血枕骸橫蔽原野無一降者於是闔郡士民城破
巷禦寧就屠戮而不忍甘爲臣僕是茲五木固二公
死所爲倡率忠義之地不啻若張岳之睢陽朱仙也
三百年來祀典未舉行道傷之矧吾士着之人能不
拊心而負愧乎憶余少游郡校通守吉水王公昂署

郡嘗以是策諸生且謂五百死士無歸而是方屢遭
水旱豈亦噫嘘湮欝之氣上薄陰陽之和歟余對激
切公曰此吾黨之責也議將建祠祀之苦於經費而
公亦適值內遷遂中止之爾來又三十年矣余叨祿
仕不敢負厥初心茲自浙歸撿括俸資經紀祠事相
攸筮吉得地於五木鎮西觀文橋之左聚材鳩工躬
自督率始於嘉靖癸丑之三月至冬十月落成凡為
前堂五楹中肖二公之像東西廡各三楹春秋有事
則合五百死士而祔食其下後為燕寢五楹神廚二
楹迤西以北仍築室三間施僧守之鑿池繚垣啓門

南向隱隱與虞橋相望題曰二忠祠云余惟正氣之流行於兩間也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忠義二公與五百死士之英魂固無所不之也豈必廟貌於委身之地而後爲得所歸哉寔以人心易失而難全世道易流而難挽而徇赴之幾間不容髮盖其初若無所重輕而積習以成則懸若霄壤是故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者有朝秦暮楚視去其國如視傳舍者人同此心何若是之頓殊哉此古昔先王所以樹風聲表宅里以愼其感也愼其感則中人以下皆知所趨而人心斯有足恃不然則大敵在前

甘心竄匿若彼張全朱華輩者獨非人也與哉獨非人臣也與哉鄙夫昧心視軀爲重偷生一時竟亦腐滅其視二公之一死以全人心以盡臣節偉然爲烈丈夫而千百世之下凜凜猶生者相去何如耶雖至愚者當自有辨而頑懦者亦將勃然而與矣以一髮而引千鈞此固余迂愚之見而立祠之意也因勒碑以記之劃田二十畝充享祀修理之費具列碑陰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古今之美而章盛而傳者豈在於聲華勢利間哉亦豈矯强修飾聚交振譽以聳觀聽者之所能哉要諸

出於人心之固有通千百世之上下而莫之能違者斯歷久而彌芳也雖或時事有常變世道有汙隆而其所爲之迹有興廢毀復因仍遷改之不一而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則恒如一日而倡導率作之眞幾聞者斯興觸者斯動刱爲之後者有不愴然以思惕然而奮而上泝其所謂美盛者乎故曰君子之道爲可繼也苟爲之前者徒從事於聲華勢利之間而矯强修飾聚交振響以聳觀聽則雖欺炫於旦夕取憐於市人而後有作者將羞稱之又曷足以示其傳耶此余於梓溪劉氏之義學所以重感其先後之有人而

作述之相承也初劉之先居於信州之玉山宋淳熙間有諱允廸者守德安有惠政時值晦菴朱先生守南康甚爲所敬信及待次家居乃卽玉山之桑田建立義學以教族人子弟而四方之學者咸造焉旣晦翁與象山陸先生爲鵞湖講學之會數主於劉氏乃爲作義學記且自書以勒諸石元末學燬而記石獨存迨正德乙亥李公夢陽以副使提學江西遂進劉氏諸生并檄其徒居南昌之梓溪者諭以修復之意時梓溪劉君繼在諸生中以學行受知於李公屬董其役學遂告成越數年姚源寇起乃再燬焉嘉靖丙

午巡撫江西都御史傅公鳳翔至廣信葺鵞湖講學之所而有司因以義學告遂下於南昌府縣胥議之今武選劉君廷梅與其弟廷楫皆繼子也時方先後舉於鄉乃相率以承厥考之志且謂南昌在省城首善之地而玉山子弟多樂游學於茲莫若於南昌建學而徙晦翁所記之碑以植于其中則族之子弟遠近稱便巡撫公如其議遂委南昌知縣皇甫渙督率之於是武選兄弟捐地若干畝及所得坊牌續食之資悉以助建學之費而宗人咸願趨其事經始於某年月日至某年月日落成凡為堂四楹左鑿浴沂所

右築風雩亭次爲思齊堂五楹祀晦翁於其中以允廸公配次爲講習堂五楹旁作徙義崇德二軒左右各列號舍二十間學之前立坊一座扁曰梓溪劉氏義學示重建也坐坎面離白狐諸峰峙其前華山環其後中雜植以松竹檜栢而學之大都可謂勝矣武選君乃詣余請記余聞之夫人之爲子若孫者其先祖有美而弗知不智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乃若允廸公之在當時晦翁謂其爲政有本而不在於聲音笑貌之間則其所謂美者可知已矧其時鵞湖之講始若聚訟而終則會歸於一其精旨要義尤其所親聞

而寄領者要未可以鹵莽窺淺近得也是必本之人心之固有不着形迹不落方體而融會浹洽有不言而喻者矣後之人若但規規以繩其迹而不于其精神命脉之所在屑屑於文詞藝能之間而不能反躬體認以實自致力顧曰吾學矣吾學矣則斯學之建也不猶據室廬而棄貲產贏匱篋而遺珍貝也乎武選君篤志於學固能知前人之美而傳之者敢以是質之而與游斯學者申告焉